

龙头凤尾

马家辉

著

人在江湖，
江与湖，
都是水，
也是浪，

波浪把他推到哪里便算哪里。



乱世里的江湖人，
活得都像爆竹，
轰然一响之后，
粉碎落地，红彤彤，
却是血腥的红而非喜气的红，
里面有自己也有别人。

马家辉

著

龙头凤尾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龙头凤尾 / 马家辉著. --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6.10
ISBN 978-7-5411-4428-8

I. ①龙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09594 号

LONG TOU FENG WEI

龙头凤尾

马家辉 著

出品人 林妮娜
责任编辑 王筠竹 孙学良
特邀编辑 赵丽苗
装帧设计 韩笑
内文制作 杨兴艳

出 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52mm × 212mm 1/32
印 张 10.5
字 数 240 千
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一版
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428-8
定 价 39.5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青马(天津)文化有限公司
出品

献给
仿佛不曾存在过的秘密

目录

楔子 行船的我外公 1

第一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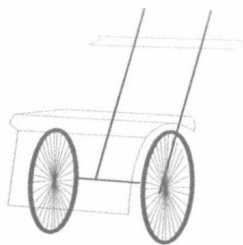
龍

- 一 阿娟的小棍棍 13
- 二 鲨鱼点心 26
- 三 事头婆的腰围 36
- 四 小白仙和仙蒂 48
- 五 只要不让别人知道 59
- 六 妈的你来的鬼佬 75
- 七 YOU BLOODY CHINESE! 87

第二部

頌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|-----|
| 八 | 嫂子和媳妇 | 105 |
| 九 | 水鬼潭 | 114 |
| 十 | 四海九州尽姓洪 | 129 |
| 十一 | 他的皇后 | 139 |
| 十二 | 满城都是汉奸 | 153 |
| 十三 | 平素音容成隔世 | 161 |
| 十四 | ××日报 | 170 |
| 十五 | 塘西名花花影恨 | 184 |



第三部

鳳

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十六 | 在捉鬼的地方见！ | 197 |
| 十七 | 举头三尺有神明 | 211 |
| 十八 | 江湖依旧是我们的 | 222 |
| 十九 | 香港皇帝 | 231 |
| 二十 | 久违的温柔 | 238 |
| 二十一 | 血洗洪门 | 248 |
| 二十二 | 头目已经不在 | 260 |
| 二十三 | 故人塘西 | 270 |
| 二十四 | 平安。放心。 | 280 |
| 二十五 | 约定的完成 | 290 |
| 二十六 | 有缘遇合卜他生 | 301 |

第四部

尾

二十七 人死如灯灭

315

后记 在湾仔回旋打转的记忆电车

321



楔子 行船的我外公

刚开始我想写的只是哨牙炳，是从我外公嘴里听来的故事。

是十五六岁那年吧，一个晚上，我外公把一个碟子从厨房端到客厅，碟里盛着一根长条状的粗黑物，像塑胶不是塑胶，似木头并非木头，大约有八九吋长，像烤焦了的香蕉，微微冒烟，发出吱吱细声，仿佛仍有生命，随时会突然跳到半空敲打我外公的头。我外公用筷子把它夹起，蘸点橘红色的辣椒酱，放进嘴里一口口地咬吃，眼睛半张半阖，眼珠子悬浮在眼白间，像旭日初升，表情无比满足。

“阿公，食乜？好唔好味？”我边看电视节目《欢乐今宵》边问。节目里，沈殿霞扮演凶恶的上海包租婆，操沪腔广东话，握着菜刀追斩房客谭炳文，谭炳文边笑边逃，示范了人间暴力原来可以如此儿戏。

“牛宾周。你依家仲后生，唔驶食住。”我外公含糊答道，似乎担心我跟他抢吃。

我们广东人把阳具叫作“宾周”，但其实广东人对阳具有许多种唤法，依据大小粗幼而异，啫、鞭、捻、屌、鳩、七、雀，名目繁杂，宾周是最小的一种，通常只用于小男孩身上，那根阳具非常粗大，

看来是我外公用错了名词，但亦可能因为他见我年纪小，故意选择一个比较童稚的说法，没料到我有被瞧不起的感觉。

这更引起我的好奇了。我把眼睛从电视屏幕转移到我外公的脸上，认真观察他如何把牛宾周一时时地吞进肚子。他张开嘴巴，把牛宾周的前端慢慢塞进去，用舌头舐几下，始咬一口；再舐，再咬。牛宾周在我外公的嘴里愈缩愈短。看着看着，我年轻的脑袋涌起无数问号。宾周的主人到底几岁？是初生之犊？年幼的牛已经有这么粗大的家伙，老牛的捻岂不更巨大如柱？可怕呀，但也可羨呀。为什么牛有这么大的东西，我却没有？可是，这么大的阳具，有什么用途？会生很多小孩吗？生得比我外公的还多？

我外公那年六十九岁，听外婆说过，他是二世祖，在中环士丹利街有十多幢房子，祖业是代理经营来路花露水，廿五岁继承父产，但滥嫖烂赌，不到五年已把祖业败得七七八八，扔下烂摊子不顾，到远洋货轮上做水手，我们广东人叫作“行船”，那年头非常普遍，许多男人稍遇不如意事，或生意失败，或情场失意，马上行船，王家卫拍的《阿飞正传》里的刘德华就干过这码子事，看似潇洒，其实是不负责任。所以我外婆常在我母亲面前抱怨：“男人冇鬼用，净系识发烂渣，发唔到就转身走路！”

我外公整整行了八年船，每隔八九个月回港靠泊，来来回回八九趟，把我外婆的肚皮搞大了六七回，一窝子女由她独力抚养。我母亲排行第三，外公外婆老后，搬来我家，由我母亲和父亲照顾，他们也照顾我和姐姐和妹妹，另有几个不成材的舅舅亦常来借住，五百平方呎的小单位挤了八九个人。然而小时候不觉苦楚，只把它

叫作热闹。

那夜我外公在咀嚼牛宾周时，忽然问我：“家辉，记唔记得谢菲道口那间成记茶楼的老板吉叔？佢前几日死捻咗。”

当然记得。奇奇怪怪的一个人，小时候跟我外公我外婆到成记饮茶，吉叔经常从柜面走过来跟他们倾偈，但不断伸手摸我的头，又偷偷扫抚我的背，我想笑却不敢笑，感觉尴尬，仿佛自己做错事，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从不碰我姐我妹。也许碰了，只是我不知道。

我外公搁下筷子，端起酒杯，喝一口看似白开水的双蒸米酒，续道：“吉叔有个舅父叫作哨牙炳，以前系洪门猛人，好鸠巴闭，最过瘾系佢响英京酒家摆过一场叫作‘金盆洗捻’的江湖大会，嗰时你才四岁，对，一九六七年，那一年你四岁。”当有其他人在家，我外公不会讲粗口，他知道我爸不喜欢他对小孩子讲粗口，但当家里无人，他马上脏话满嘴，仿佛不把生殖器官夹在话里便说不出半个句子，我也听得开心，因为高兴他把我当作大人看待。粗口烂舌的我外公是我生命里第一位脏话老师，长大后，我说之不断，青出于蓝。

我外公酗酒，经常喝完几杯九江双蒸便涨红了脸，眼睛浮在眼白中间，仿佛眼白是海，波浪翻腾，把他冲回当年漂洋出海的年轻岁月。他总爱把口袋里的钞票掏放桌上，唤孙子们过来想拿多少便拿多少，嘴里喊嚷着：“攞晒去驶！阿公唔钟意钱！Money is no good！你们唔明！你们唔会明！Money is no good！”醉酒之后，外公便喜说英语，但说来说去就是那几个单词，我外婆和我爸妈在旁边看着，冷笑不语。

对于行船的理由，我外公有自己的一套说法，喝酒后必重述一

遍：“你们全部憨鸠鸠！我唔系败晒啲钱！我系故意驶晒！做有钱佬等于坐监，有钱便不自由！香港太小了，我要睇尽全世界，自由自在，想去边度便去边度，想做乜就做乜！你们这类人唔会明白，因为你们唔系我们这类人！”

我本来确实不明白什么叫作“你们这类人”和“我们这类人”，直到多年后我在美国芝加哥读硕士，我姐姐因事公干，路过此城，与我坐在唐人街的顺记酒楼吃晚饭聊天，时值寒冬，店外风狂雪暴，在零下十三度的低温里，难免怀旧，我姐姐忽然问：“家辉，你知道外公乜去行船？”

“他自己说是要去见识世界呀。Well，但鬼至信佢！佢一定只系想去玩女人！”我嘴里含着一块糖醋排骨，含糊答道。

我姐姐笑道：“是呀，鬼至信佢。”

她端起茶杯，呷一口，沉默半晌，道：“我跟你讲个秘密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试探道：“你决定离婚？”

我姐姐结婚五年，有五次夜奔娘家的悲惨纪录，跟婆婆相处不好，丈夫站在母亲那边，二对一，经常吵架冲突，她受不了时便回来找我爸妈，每回都是过了三四天，我姐夫来按门铃把她接走，我也每回都对她说，散伙吧，像打麻将，两个对手合谋串通，你注定只输不赢，早点觉悟，趁早收手，没把一辈子输尽，其实已经算是赢钱。何况在这张赌桌输了，歇一歇，换另一张赌桌再赌，搞不好能够收复失地。许冠杰不是唱过吗？“人生如赌博，赢输冇时定”，不服输的赌徒是最失败的赌徒，唯有服输，始有机会取得最后胜利。但她偏不听劝告，我偷听过她跟我妈说，婆婆总有死去的一天，到时候，

赌桌上一对一，便是绝地反攻的大日子。她愿意忍耐、等待。

然而那个傍晚我姐姐说的秘密跟其婚姻无关。她先唤侍应生加冲了一壶普洱，满满斟了一杯，双手握着暖热的杯身，清一下喉咙道：“外公抛妻弃子去行船，家人苦，家人以为他也苦，唉，原来才不！他非常开心！”

“是啊，他爱自由啊。他不是经常这么说吗？千金难换真自由，他当然开心。”我把一箸虾仁炒蛋夹进嘴里，边说边道。我姐姐说好由她请客，我这穷学生没理由不像饿鬼出关，把能吃的都吞下肚子。

我姐姐道：“自由不一定开心，问题是把自由拿来做些什么。外公其实……他跟船长——有——路。”

我咀嚼着虾仁，惊吓得狠狠咬到下唇，流血了，痛。但此刻不是理会伤口的时候，马上追问：“有路？他和船长？原来船长是女人？”

我姐姐啐道：“船长就是船长，长得高头大马的那种船长。你懂吗？船长，男人。是真的，是妈妈告诉我的，外公跟他有路。”

她放下茶杯，用缓慢的语调说，我外公死后，妈妈整理遗物，发现放在床底多年的鞋盒子里收藏了几张比邮票稍大的黑白照片，背景是沙滩，看上去像在印度或埃及，搞不清楚了，但照片中人明显可见充满喜悦笑意，都只穿泳裤，勾肩搭背，状甚亲昵。有一张照片清晰可见是站在罗马斗兽场旁，我外公把半个身体依偎在身材高大的船长胸前，抬头望向对方，仿佛在索吻。我姐姐说，妈妈哭了半天，稳住心情后，把照片烧掉，把秘密紧紧埋藏心底，老后，在肺癌住院时终于忍不住告诉女儿，不想独自把秘密带进棺材。我

姐姐道：“妈妈说时还不断骂外公‘变态佬’，恨之人骨啊。”

我沉默一阵，道：“且慢。即使跟船长有路，亦不见得他系为了船长才去行船。很可能系行船之后才遇见船长，船上闲着无聊，干柴烈火，愈陷愈深，最后搞出个大头佛。生命就是这样啰，踏出第一步以前，永远唔知道第二步在哪里，踏完第二步，又有了意外的第三步，每一步其实都在迷路，最紧要系自己觉得开唔开心。我也从没想过会在天寒地冻的鬼佬地方同你食虾仁炒蛋呀！”

我姐姐放松地笑了，但可能跟我的故作幽默无关，纯粹因为释放了压抑多年的心底秘密。她吁一口气，沉静地跟我对望，我才发现这几年我姐姐苍老了许多，婚姻太磨人了，谁敢结婚，谁就是勇气十足的傻子。

当晚回家，我辗转反侧到半夜，脑海一直浮现我外公的脸，那张脸，是如此不快乐，如此哀伤，如此茫茫然不知何去何从。小时候经常见他站在客厅窗前抽烟，望向街外的修顿球场，看一大群男人汗流浹背地追逐一个足球。长大了才稍领悟，或者，球场上，街道上，马路上，有他失去了的一切，有他期盼的一切，有他享有过但已不再属于他的一切。球场上，街道上，马路上，流动着让他感到绝望的人和事。他在“你们这类人”里面拼命寻找“我们这类人”，像被冲到岸上的鱼般无助挣扎。

那行船的八年该是我外公最美好的八年，之前，不明白自己；之后，须隐藏自己。唯有在那八年里，在汪洋大海上，跟一个自己爱的人和爱自己的人，夜里抬头望星，白天远眺波涛，彼此守护，没有过去与未来，有的，只是当下的现在。纯粹的八年，孤绝的八年，

完完全全属于他们的八年。可是其后到底发生什么事呢？为什么不
再行船？船长死了？厌倦了？闹翻了？移情别恋了？这都是让我难
以入睡的好奇问号。站在窗前的老去的我外公，会否幻想自己仍然
站在货船的甲板上，眼前并非球场而是大海，而其中一个奔走逐球
的男人，正是他日思夜盼的船长？在那八年之后，回到闷狭拥挤的
家里，被熟悉的却又其实对他毫不理解的家人包围，他怎样隐藏自己，
处理自己？

我又想到我外婆。我外婆也抽烟，整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嫁
了一个富家子，富家子忽然变成败家子，感觉必像打麻雀吃了诈和，
要把抽屉里的钱统统掏出来赔人，抽屉一开一关，命运逆转，荣华
富贵烟消云散，不可能不怨不恨，若没法把自己的心变成麻木，恐
怕早已从天台纵身跳下。而她恐怕至死亦不知道自己的败家丈夫的
另一张脸孔，那于她是另一种诈和，她嫁的原来是另一类人。我外
公和我外婆先后死于肺癌，都是七十三岁，恩怨情仇了一辈子，却
在生命的终结处有了巧合的相同。肺癌是我母亲家族的遗传病，我
父亲家族那边的则是心脏病，所以我猜，除非发生了什么突发意外，
自己他日若非死于肺便必死于心，但预知自己的死亡方式并不使我
恐惧，反让我得到生命里总算有了可以预测的事情的实在感。我跟
自己订了一个小小的赌局：不知何故我猜结束我的生命的必是心脏
病，而非肺病。这将是生命途上的最后一盘赌博，答案揭晓之际，
便是生命结束之时，我充满期盼。

我从没细究外公为什么这么老了仍吃牛宾周，但对他当年说
的“金盆洗捻”故事印象深刻，我最初想写的便是这故事。我记得

我外公说：“哨牙炳卖茶叶出身，卖卖吓，跟咗南爷，做捻咗孙兴社的账房先生，管住盘数。佢好鬼咸湿，食过的女人多过你饮的茶叶，五十九岁那年，老婆帮佢在英京酒家摆寿宴，筵开廿四席，可是出了个鬼主意，迫佢在宴上宣布金盆洗捻，除了老婆，从此不碰其他女人。最过瘾系，炳嫂特地邀来哨牙炳最常亲近的十几个姐妹，让她们跟佢的宾周隆重告别。”

我听得瞪大眼睛。原来“金盆洗捻”是这意思。这岂不等于练了一辈子刀法的武林大侠宣布封刀？太可惜了吧？我在那岁数虽仍未尝人事，但已知悉并且期待男女秘密，觉得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封起来，太可怕了，太残忍了，怎么可以呢？真的可以吗？万一封刀之后，忽然技痒，能不能再把宝刀抽出来用一用？别让炳嫂知道，不就成了吗？

我没向外公寻求答案，只是安静地听他把旧事说完。

外公似乎看穿我的心事，笑道：“那时候的香港好捻乱，左仔搞暴动，通街系土制炸弹，哨牙炳想移民澳洲，老婆唔肯去，除非他金盆洗捻，让她觉得有面子。忍了这么多年，她要摆番个尾彩。家辉，记住，女人好捻毒，千祈咪信她们。”碟里剩下一小截牛阳具，像一截粪便，我外公往碟里瞄几眼，不动筷，可能是舍不得吃。他继续道：“宴会当晚，出席的姐妹喊嚷哨牙炳把宾周掏出让大家看最后一眼，像瞻仰遗容。本来，一切顺利，但有个姐妹竟然贪得无厌，向炳嫂提出要求，除了用眼睛去看，亦想伸手去摸，算是握手道别……”

我打断我外公的话，急问：“是轮流摸，抑或一起上？”

我外公啐道：“当然系轮流摸！一条宾周能有多大？十多只手摸